

鐵
樵
新
著

金匱方論

第十八種第一期

金匱方論

第一期

惲鐵樵著

前年因兒輩學書。偶檢包慎伯藝舟雙楫。其論文中有「子居昧蓋闕之義。古人所未言者言之。古人不敢言者亦言之。」謹按大雲山房文集。中有日月蝕一篇。純粹是科學。在乾嘉時能作此言者甚少。殆包先生所謂昧蓋闕之義者歟。爾時余適著此書。因思金匱一書。歷二千餘年。無人敢非議者。余乃大膽爲之。其能免包先生之誚乎。於是中輟。時壬申冬初也。今兩年矣。孫君永祚見而善之。謂棄之可惜。因而付印。而書僅兩冊。余則病甚。不復能續。抑金匱是整個的醫學。人類疾病。包括無餘。精神不佳。固不足以濟事。學識不及。穀尤不足以濟事。若強作解人。卽是仲景之罪人。自問無狀。一知半解之閱歷。百不逮一。卽此中止。藏拙亦好。此兩卷。用爲講義。爲同學先河之導。要無不可。非敢自擬于名山事業也。

民國廿三年甲戌仲冬鐵樵自識

瘧濕喝病脉症第一

無汗爲剛瘧有汗爲柔瘧此說可商已詳傷寒輯義按瘧爲神經系病與肝胃關係最密汗非其重要之點剛柔當以神經之緊張弛緩辨之一二三四各條都言太陽病是仲景所說之瘧大半是傷寒轉屬症不是現在所習見之流行特發症宜乎以有汗無汗爲辨轉屬風寒因藏氣不平衡而病特發屬伏邪藏氣不平衡之外兼有微菌

第四條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衄

第六條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此兩條確是事實發汗則奪血血少神經枯燥因而成瘧所謂瘡家如濕瘡蠶鬚等此種病本是皮脂腺潰壞出膿其血分本感枯燥若復從而發汗便是虛此所以汗之必瘧而懸爲厲禁第

病也。此數語不啻將急性腦炎病狀繪畫而出。頸項強急。頭動搖。背反張。皆延髓膜緊張之故。故西醫謂此病是脊髓膜炎。云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卽惡寒甚。此因病竈不在肌表。發汗是誅伐無罪。是本病之外。加以虛虛。詳此數語。仲景固明白告人。瘧病與有汗無汗無關。惟發汗則有大害。云發其汗已。其脉如蛇。如蛇者。脉緩軟甚。血之進行。指端可覺之。謂此因發汗奪血過當。血壓驟低故也。

第九條夫瘧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此是剛瘧脉象。偏身纖維拘急。故見此脉。此中有不可不知者數點。纖維緊張爲剛瘧。其病狀爲拘攣。纖維弛緩爲柔瘧。其病狀爲癱瘓。此其一。上條脉行如蛇。乃血壓驟低之故。一日半日體氣得復。其脉卽仍見弦緊。故脉行如蛇與直上下行。並非對待文字。此其二。纖維所以拘急。由於奪血液少。神經枯燥。纖維所以弛緩。則有兩種。其一因延髓中迷走神經興奮之故。其二因交感神經中樞麻痺之故。其所以麻痺亦有兩種。一

種因本身病毒。一種因舊有伏濕。伏濕之病。古人所不知。當於面色手爪舌苔辨之。至辨別迷走興奮而癱與交感中樞麻痺而癱。以項強與否爲斷。

第十節瘧病有灸瘡難治。此當是因誤灸而瘧。卽傷寒論所謂焦骨傷筋氣難復也。徐注括蕤桂枝湯葛根湯嫌不遠熱。大承氣湯更慮傷陰。故曰難治。愚按現在流行症腦病之從熱化者。亦與誤灸之症不甚相遠。若如徐說。僅僅有桂枝括蕤葛根承氣諸湯。又豈但誤灸者難治。玉函括蕤桂枝湯後云。諸藥不已。可灸身柱大椎陶道。（此穴未詳待考）可灸與否。自有標準。今云諸藥不已。便是可灸之理由。豈非笑話。而丹氏則云。據此瘧病不必禁灸。一樣顛預。凡此均屬可疑之甚者。不足爲法。

第十一條身體強。凡几然。脉反沈遲。此爲瘧括蕤桂枝主之。按身強。凡几是神經拘急。脉當緊。今反沈遲。是迷走神經興奮。其頭必後仰。此卽現在習見之腦

枝湯所能治。迷走神經興奮。脈雖遲。其病不從寒化。若用桂枝湯等於誤灸病者。四肢拘急。卽疾速加甚。神昏譫語。亦疾速加甚。所以然之故。桂枝之反應屬熱。熱則上行。腦炎之爲病。本是少陽火化。胆氣上逆。頭腦被熏炙而神昏。今用桂枝。是抱薪救火。括萋雖涼性。但其作用只是化痰。此病之癥結則非痰。可謂完全不妥當。吾嘗因此疑金匱是僞書。此非紙上空談。可以證之事實。其餘類此者。不勝攬指。故本書之著。非得已也。

第十三條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瘕。葛根湯主之。此亦大謬而特謬。無汗小便反少。是分泌方面事。可謂與神經無涉。何以知其欲作剛瘕。汗與洩不出。熱無出路。因而壯熱神昏者有之。氣上衝胸四字。亦說得不明白。衝氣上逆。可以說氣上衝胸。然是肝腎兩經病。若汗不出。熱壯則氣急。當云無汗而喘。不當云氣上衝胸。此是傷寒太陽病症。與衝氣上逆截然爲兩件事。若太陽病症而用肝腎病之術語。則讀者將何從索解。凡此皆可以見本

條之顯然不通。既是剛瘓而用葛根湯主治。又屬大誤。因麻黃葛根桂枝均是傷寒太陽症藥。不是神經系病症之藥。此種錯處。亙二千年無人糾正。宜乎徐靈胎謂瘓病百無一生。蓋用此等牛頭不對馬嘴之方。當然百人死百也。

第十五條瘓爲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攣急。必齮齒。可予大承氣湯。此條亦誤。按上下齮均屬陽明。蓋腸胃神經與頰車神經有聯帶關係。故見齮齒。可以知胃腸有積。因熱化而神經緊張。波及運動神經。則四肢攣急。波及脊椎神經。則軀體作弧形反張而臥不著席。腸胃有積。其胸當滿。神經既病。其口當噤。凡此皆本條之可通者。若云可予大承氣湯。則嫌其太粗。何以言之。凡瘓有因胃中有積而瘓者。亦有因熱甚而瘓並不關積者。是既瘓便可以見齮齒。齮齒兩字。不足爲當用承氣之標準。因積而瘓者。去其積則瘓止。不因積而瘓者。攻其積反虛。虛。若問無積。何以致瘓。則其答語爲氣候關係。當求之內經天元紀以

尙在研究中。現在未能詳盡言之也。又大承氣之用法。當以傷寒論太陽篇所言爲標準。齟齬而瘕。不足爲用。大承氣之標準也。

金匱瘕病至此爲止。旣錯且略。委實不足爲訓。讀者可求之拙著神經病講義。金匱輯義各注家所說。可取者什一。可廢者什九。學者能明白原理。自不爲羣言所淆。

第十七條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自此至三十三節。多與傷寒論重複。較詳而有凌亂痕迹。大段可遵。較之瘕病。迥乎不同。蓋瘕病是僞書。此章却是真本。濕之爲病。就生理言。有天人之辨。其屬於人者。爲組織無彈力。淋巴不充分吸收。體內有過剩水分。聚於胃。聚於胸。則爲飲。聚於腹。則爲腹水。聚於皮下。則爲水腫。著於脚。以漸上行者。爲脚氣。見於皮膚者。爲濕瘡。入於經絡者。爲關節疼痛。諸如此類。皆是濕病。其屬天者。就科學言之。空氣所含氧素少。氫素多。人感之爲病。則

見濕症。其最著者爲濕溫。就中醫舊說言之。則爲六淫之一。其病亦爲濕溫。內經以時令爲言。一年之中夏秋之交最多濕病。故此一時期謂之濕令。以配五藏之脾。又有歲會之說。則以甲子爲言。其理甚玄妙。鄙人尙未能確言其理。此外近頃所見花柳中毒症。有種種變化。外病如風濕皮膚病。內病如關節痛等。等皆是。余嘗杜撰名詞。謂之伏濕。此濕病大較也。詳仲景所謂濕。與溼喝並列。謂此三種病與傷寒相濫。則其所言者爲濕溫。其病多見於夏秋之間。乃中六淫之氣而發熱者。而本條（第十七條）及下一條言濕痺。言發黃。都與濕溫小有出入。故云有凌亂痕迹。詳本條關節疼痛而煩。乃是歷節痛風之類。其病理爲風寒濕三氣之邪著於溪谷關節。因而作痛。其云大便反快者。亦可信。內經本云濕勝則濡寫。云脉沈細。按沈細之脉恆見於痛甚之病。是亦不誤。病此者有發熱之可能。不過不當云濕痺。又關節疼痛小便不利大便快。亦不足爲

明病理。不得不如此研究。注家所說都非是。不可爲訓。尤在涇引東垣之說。謂『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則真確可遵。丹氏引醫說引信效方謂濕溫不可發汗。亦可遵。水腫可汗。其他各種濕病。便非汗能愈。尤其是濕溫。汗之則泄瀉不止。病必增劇。皆爲學者所不可不知之事。

第十八條。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此種是急性黃疸病。此因胃中有積。輸胆管被擠。胆汁混入血中。則身黃如橘子。濕溫症常有此一種傳變。並非濕溫皆黃也。

第十九條『若下之早則嘔』。亦真確可遵。濕溫不可汗。復不可下。濕化積未除者。乃可下之。故以早下爲戒。此等處學者宜十分注意。不背古訓。則不踏殺人罪惡。非細故也。嘔之理由。詳傷寒輯義按語。茲不贅。程注丹注均可誦。惟濕溫不得用乾薑。

凡濕溫之效藥。桂枝白朮茆朮防己茵陳豬苓茯苓木通皆是。寒濕勝者有可

用附子之症。並非見舌潤即可用附子。而乾薑尤當慎。醫者往往見泄瀉。則放胆用乾薑。豈知用薑之後。瀉不止。變爲痢者。幾占百分之九十九。此爲病隨藥變。醫者都不審。又下之早。句。不得滑過。發熱之病。但頭汗者。其胸中必痞。本是可下之症。所爭者在遲早。故云若下之早。則噦。以此知病候可貴。又丹田有熱。句。當從丹注存疑。鄙意疑是丹田有寒。胸中有熱。

第二十條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甚確。額上汗出微喘。見之於攻下之後。卽是死症。此與下之息高同爲敗象。小便利。句。反嫌其贅。旣下後。額汗微喘。不問小便利不利。皆難救也。

麻黃加朮湯。麻杏薏甘湯。防己黃芪湯。此三方爲後來治濕溫各方所從出。但亦多可商之處。朮。仲景之時。不分蒼白。據劉守真。傷寒六書。當是茆朮。凡濕溫汗不出者甚少。多半有汗。有汗不可用麻黃。薏仁力甚平淡。無多用處。且質重。

尤薏仁亦不能止痛。止痛當用秦艽。防己。羌活。防風。蓋濕病而痛。無有不兼風者。其從寒化者。可用川烏。爲效甚良。防己黃芪湯。黃芪亦不可爲訓。此物生用治外症。托膿良。炒熟則補。濕溫斷無可補之理。傷寒金匱方是謂祖方。後人往往不敢反對。豈知兩書中之方。除少數有效者外。其餘都不可爲訓。仲景之書。孫思邈至晚年始得之。其間二百年。轉展傳鈔。於庸醫之手。原文錯謬脫落。必非其舊。而方爲尤甚。庸醫所重視者是方。其所隱匿者亦是方。經一次傳授。多一次錯誤。吾儕今日若不本生理病能糾正。更無辦法。又祖方甚簡。後來東垣處方必十餘味。當以東垣爲是。蓋病有主從。無單純表症。亦無單純裏症。虛實寒熱亦然。用藥於主症不對。固不效。不能兼顧副症。亦不效。此所以處方不能太簡。

第二十九條。一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脈虛浮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一不能自轉側。是重。凡中濕無有不覺體重者。故

重之一字。可爲診濕之標準。脚重是脚有濕。頭重是頭有濕。乃至眼皮重亦是濕之證據。不渴字亦當注意。不渴卽是口中和。是從寒化之病。故可用桂枝。可用附子。就經驗言之。桂枝解表退熱之外。其最著之作用是化濕。附子溫降回陽之外。其最著之作用是止痛。

第三十二條風濕相搏。骨脊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骨脊痛汗出惡風。可爲用附子標準之一。

第三十四節太陽中喝。喝卽暑溫。西國醫書謂之日射病。其爲病狀有發熱。熱汗出。輒兼見形寒。亦有不汗出者。壯熱如燔。本文云身重而疼痛。暑溫乃夏至以後病名。一年之中此爲濕季。其病無有不兼濕者。兼濕故身重。云脉弦細。芤遲。此指有汗者而言。肌表不固。汗出熱熱。血壓驟低。故脉必芤。此亦太陽病。

遲小有勞身卽熱兩句似贅亦尙無大關係無汗者可以發汗若本有汗且熱
繁然而多則禁汗故云發其汗則惡寒甚太陽雖從寒化暑病却是熱與濕并
而爲病例不可溫故云加溫針則發熱甚其云數下之則淋甚却不經見此病
不可下下之則利不止所圍皆是水肌表旣不固而多汗復因誤下而圍水水
分驟然被奪體工急起代償必胸脘痞悶而嘔其病形乃與霍亂相似自來真
假霍亂聚訟紛紜所謂假霍亂卽是此種亡陽四逆泄瀉不止益以嘔吐全與
霍亂相混此後一步亦可以見轉筋不過病勢不如霍亂之暴真霍亂未至轉
筋之前溫之卽愈此種假霍亂爲暑溫壞症誤溫之熱不退瀉不止却轉爲痢
疾嗣後可以變化百出不可究詰故診病對於病歷亦甚重要各注總不能鞭
辟近裏可以參觀不可以爲訓

第三十五條主白虎人參湯頗嫌不甚恰當壯熱汗多前板齒燥渴而引飲是
白虎症但形寒是太陽症傷寒論中形寒用白虎愚已疑之暑症而用人參白

虎尤爲可疑。白虎之標準在口渴壯熱引飲躁煩。此數種條件不具者不得輕用。所以然之故。因具有以上條件。卽是陽明經病燥化熱化之候。石膏知母是陽明藥也。所以兼太陽者不得用白虎。人參尤其非是。

第三十七條身熱疼重。主一物瓜蒂散。此固無大害。然亦不真確。劉河間知此等藥不適用。故有清暑解毒及六一散諸方。爲效甚良。傷寒金匱方之靠不住。於此亦可見一斑。

治暑溫銀花爲最有效。此是清暑主藥。六一散亦效。利溲則病毒有出路。且小便利則大便不瀉。甘露消毒丹亦是效藥。其無汗者可以發汗。發汗却不用麻黃。其唯一妙品是香薷。香薷之效與麻黃同。用量亦同。然傷寒宜麻黃。暑溫宜香薷。不得互易。因麻黃是溫性。能發汗。不能除濕。香薷是涼性。能消炎。且能去濕。故也。內經於暑症本有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文。故有汗者禁汗。無汗者當

寒可用重藥。暑溫不能用重藥。語尙中肯。可參觀之。

診暑溫之標準在舌色。發熱舌紅質絳。舌面僅有味藪無苔者。無論有汗無汗。皆是暑溫。傷寒初起病在表。輒見薄滑苔。其後化燥則黃。化熱則乾。胸中寒口中和則潤。舌質不紅。都與暑溫舌色不同。又此病傳變。凡泄瀉者必嘔。中間熱壯多汗。常多晶痞。末傳陰虛則多枯痞。晶痞因反汗而見。枯痞因皮脂腺壞變而見。是皆傷寒所無者。濕溫伏暑亦有白痞之變。所謂伏暑。指秋涼後熱病。其舌色與暑溫同。若不見光紅質絳舌色。是傷寒系溫病。非暑症也。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第二

病有古時有而今時無者。百合狐惑是也。愚頗不信百合有如許效力。因未見如仲景所言百合病。無從證實。狐惑之症。云如傷寒狀。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啞。此種病亦不經見。今之喉症可謂蝕喉。但非甘草瀉心湯所能